

切莫回头

唐甫成 △ 著



Don't go back, you're not alone.

他回到家乡，攀上深山大岭，
挖出一串濒临灭绝的珍稀虎芋。

有了它，就不再孤单，就充满力量。

他重回城市，
开始了一段披荆斩棘、绝色超凡的惊险之旅……

QIE MO
HUITOU



華齡出版社

切莫回头

唐甫成 著



華齡出版社

责任编辑：程 扬

策 划：树上微出版

责任印刷：李未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切莫回头 / 唐甫成著. — 北京：华龄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169-1156-3

I. ①切…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6442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 名：切莫回头

作 者：唐甫成 著

出 版：华龄出版社

承 印 者：武汉市洪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6.75

版 次：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368 千字

定 价：42.00 元

地 址：北京朝阳区东大桥斜街 4 号

邮 编：100020

电 话：010-84044445

传 真：010-58124216

网 址：<http://www.hualingpress.com>

楔子

——被遗弃的老兵

2010年8月23日，农历七月十四，一位抗战8年、立下赫赫战功、曾参与过挽救中华民族的抗战老兵唐吉华，在被遗忘65年后终于举杯自尽了……

丛林密布的黄花大岭，自东向西连绵数十里，宛如两尊硕大无朋的雄狮，相偎相依，静静地横亘在湘桂走廊。

老兵唐吉华的家乡，坐落在黄花岭间的一个半山腰上，进出只有一条陡峭的羊肠小道，是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村子十分古老，总共也就十来户人家，全是瓦房，远远望去黑乎乎的，大半都隐没在青山绿叶之中。老兵的家，就是最高处的那座。

那天，天气依然炎热，古村一片宁静，只有鸣蝉在林子里发出阵阵吟唱。午后的阳光，透过茂密的枝叶，照射着老兵的老屋。屋前的大黑狗刚被喂饱了，正趴在前爪上睡觉。老兵唐吉华站在门前，眺望远处的山峦，看了看山脚下那一片金黄的稻谷，便俯下身子，摸着大黑狗的头，喃喃低语了几句，接着起身返回屋里。

这是一个身材高大、腰板挺直的老人，但样子已十分消瘦：高高的颧骨，干瘪的脸颊和深陷的眼睛。他神态安详，打量着屋子，伸着手，将古老的家具又来回地整理、摆放了一番。他的双手是黑褐色的，手背青筋突起，手指骨节修长，其中左手指在战场上被炸掉了3根，显得残缺而粗大。虽年老体衰，但手上动作仍显麻利。不难想象，当年与日寇短兵相接时，他出枪是何等迅猛快捷，精准无误，否则，早就倒在敌人凶悍的枪口和刺刀之下。正是靠这千千万万的双手，经过无比惨烈的浴血厮杀，才终将日军全歼于滇缅战场。

最后，老兵唐吉华洗净身子，穿戴整洁之后，便仰头将一杯农药一饮而尽。

刹那间，猛烈的恶心，断肠的痛楚，汹涌而来，让他打了个冷颤，趑趄一步，身子晃动起来。他本能地撑住床头，强行咽下因剧烈反胃而涌出的呕吐物，接着定了定神，艰难地爬上床，慢慢躺下，忍受着痛苦，等待死神的召唤。

正当老兵唐吉华神志迷糊之时，门前的那条大黑狗突然跑了进来。原来，刺鼻的药味弥漫了整个房间，逸向门外，被它嗅到了——只见它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仰起脖子，偏着头，竖起耳朵，鼻子快速地翕动着，捕捉到了毒味的来源，便奔了进去。

大黑狗见主人扭曲着头，口吐白沫，似乎明白了一切。它跳起来，两只前脚搭在床沿上，发出一连串急促而低沉的尖叫声。随即，又跳下来，在屋里急匆匆地转了好几个来回，好像是在紧张地思考拯救主人的办法。接着，它吠叫着，跑出门外，奔向邻居的房前屋后，猛然发疯似地大吼起来，发出巨大的“吭吭吭”的声音，以雷霆万钧的威力撕裂了寂静的山村……

亲人闻讯而来，发现老兵唐吉华已奄奄一息、目光散乱，便惊慌失措地呼喊起来。老兵唐吉华这时微微睁了一下眼睑，已说不出话来，却分明流下两行悲绝的泪水。他无力地摆了摆手，示意不要抢救。

就这样，一位 15 岁便奔赴抗战前线，与日寇进行过殊死搏斗的老兵，由于无法忍受内心被遗弃的寂寞和悲愤，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间。

最终，为他送行的没有鲜花，没有悼词，没有勋章，也没有荣誉，只有黄花岭上的阵阵清风，在动情地诉说着那艰难的岁月——

抗战爆发，日寇长驱直入，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相继沦陷。残暴的日军一路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多少热血男儿奋起反抗，横刀立马殒命沙场；多少年轻女子浑身发抖，无路可逃。神州大地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在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之际，黄花岭的年轻儿女们，纷纷泪别父母，高唱抗日救亡的战歌，前赴后继，扑向前线，血潮肉墙，其中十有八九都为国捐躯，尸骨无存。

8 年抗战，一寸山河一寸血，才铸就胜利。当老兵唐吉华背负着战争的创伤，从卫国战场归来，才得悉一同入伍的小伙伴们已全部阵亡，再也回不来了，再也不能一起在黄花漫野的山岗上唱那古老的歌谣了。而他的 5 个亲兄弟姐妹，也在给抗战部队挑担送粮的途中，遭遇日机轰炸，献出了生命。

黄花岭的母亲们，承受着丧子之痛，终日以泪洗面，她们的家庭为民族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今天中国的幸福生活，有他们浴血奋战的一份功劳。

如今，这位抗战老兵悄然离去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那伟岸的身影，只能见到他留下的那间古屋和屋里的炕头、柴灰、竹水瓢、竹水筒、青石水缸，以及那个祖传下来的椭圆形的黑木米桶。

按他的遗愿，他被埋在高高的九岗岭上，日夜遥望青天，梦想自己的荣光能重见天日。

而在九岗岭的山脚下，老兵唐吉华有两个表弟埋葬在那里，都比老兵小两岁，由于是革命军人，所以人生命运截然不同。其中一个叫唐超兵，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另一个叫何回荣，他是1949年11月入伍的，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军127师381团炮2连，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115师345团2营4连，1951年4月于朝鲜五次战役中负伤。退伍回乡后，他一生都享受到了党和政府的优待和荣誉，也没有受到运动的冲击，其立功证书和战友的通信得以保全。

其立功证书的内容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为清理全军的立功

发给立功证明书

命令

公历一九五〇年八月一日

于汉口

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我四野与中南军区武装部队，完成伟大光荣的战斗任务，并涌现出无数的功臣，现中南全境已告解放，战争已告结束，为清理全军的立功，特颁发立功证明书，凡参加东北解放各战役及解放平津战役与解放中南各战役立有一大功以上的战斗员、指挥员与工作人员，不论已领得功臣奖章与否，均发给此立功证明书重新登记（立有小功者则以军为单位立册进行登记），以资褒扬纪念并享受政府与部队对功臣之一切优待与荣誉。望持有此立功证明书之功臣同志，慎为保存并为保持光荣与发扬光荣而继续努力！

此令

司令员 林彪

政治委员 罗荣桓 邓子恢 谭政

政治部主任 陶铸

（抬头处盖方形红章：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政治部之印）

与战友通信的内容如下：

敬爱的战友握手：

自从你们光荣赴朝参战后，我们每天都在盼望着你们的消息传来，全连同志经常地到连部探问你们的消息，都在盼望着你们的来信。

当今天接到你的来信后，真是说不出来的兴奋，我们已把你的来信在全连面前进行了阅读，真是把大家笑得连嘴都合不上了。当读到你光荣地负伤时，全连的呼声一致地喊出来，坚决学好本领，替你们报仇。

自从你离开连队后，我们部队就展开了大练兵运动，到今天已有三个多月了。同志们学习情绪非常高涨，每天都在冒着太阳和大雨在热火朝天地苦练、苦学，基本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大大提高了一步，创造了抗美援朝保卫南大门的胜利保障。

希望你放心，不必惦念，安心地休养，争取早日恢复健康，并希你把咱们连与你一同赴朝的同志，把他们情况多多介绍一些，把你的详细情况说明为盼，使我们才好放心。再谈。希望多多来信。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崇高敬礼

机二连连长沈长富 指导员乔诚、刘玉柏

七月六日

老兵唐吉华生前曾立下遗嘱，并从后山的崖壁里，取出一个封藏了60年的黑色匣子，交给前来看望他的外孙梭梭，说它见证了无数的流血牺牲，才辗转转到他手里。最后，嘱咐道：

“待到还我清白时，家祭无忘告外公！”

那一天，太阳下山时，天幕缓缓垂落，外孙告别外公，背着匣子翻过门前那座山，回头遥望，只见外公手扶门框，还在目送着自己。那一刻，人间的生死离别，生命的耻辱哀伤，只有缠绕在风中依稀的泪花，才会有更深刻的体验……

得知外公离去的噩耗，漂泊他乡的外孙梭梭泣不成声。每每想到外公失望凄切的眼神，他就悲从中来，黯然泪下。

后来，外孙梭梭回到家乡桂林全州，在西黄花岭的山脚下，抚今追昔，百感交集：全州曾名全县，是中国远征军的出发地，抗战期间第5军曾在这里练兵整训、开办军校，桂南会战之主攻昆仑关的士兵大部分都是广西人和全州黄花岭人，该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为国殉难，就是在全州湘山寺

举行的国葬。多少战士为国捐躯，史书上没有他们的英名。

不久，外孙梭梭在黄花岭的山顶上竖立了一块纪念碑，碑文如下：

中国远征军抗战英雄唐吉华纪念碑

姓名：唐吉华

身高：1.8 米

身体特征：身材挺拔 四肢强健 动作敏捷

军中绰号：黄牯牛 一枪准

军事特长：负重 奔袭 射击 搏击 侦察

军中职别：特种作战侦察排长

主要伤残：左手指遭敌炮炸掉 3 根，右臀部被敌机枪击伤

1923 年 8 月 13 日，生于永州东黄花岭丝茅冲村。

1938 年正月，零陵入伍，旋集结衡山，拨入第 93 师，参加武汉保卫战。

1939 年，隶属第 6 军，投入桂南会战之昆仑关战役。

1942 年初，隶属中国远征军第 6 军辎重团第一营，参加缅甸保卫战。

1942 年至 1944 年，被编入中国远征军第 2 军新编 33 师，任机枪连班长。

1944 年至 1945 年，任中国远征军第 11 集团军特种作战侦察排长，在滇西反攻中执行 5 次生死任务，立有军功。

1945 年，滇西反攻战胜胜利后，因伤残退伍。

1949 年，参加广西桂林百寿起义。

2010 年 8 月 23 日，离世。

他是国际反法西斯中缅战场抗战 8 年的优秀陆战队员，

他是参加缅甸保卫战和反攻战两次缅战的标准抗日军人，

他出生入死为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作出重要贡献，

让世人铭记中华民族那段悲壮而光荣的血泪历史。

敬立者：梭梭

一个没有遗忘过去的人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	○	○	○	○	○	○	○	○	○	○	○
终得立案	一夜情缘	安营扎寨	师恩如山	逼离钢城	申请援助	报案求助	痛斥帮凶	纤纤风尘	凶险毕露	兔死狗烹	
106	97	86	78	65	55	43	32	21	9	1	



后记	尾声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	○	○	○	○	○	○	○	○	○	○	○	○	○
257	255	天鹰坠落	独孤上书	二审判决	一审判决	情感转移	投诉法官	传票冲突	线路之争	苦获报道	无奈撤诉	首次开庭	
		240	229	214	201	192	183	175	157	145	136	122	

第一章 兔死狗烹

2007年3月7日，农历正月十八

他建议她，千万别干“捉奸在床”的事，既容易引起冲突，恶化矛盾，还可能会把男人吓成阳痿。而且人吓人，无药医。

黎明时分，寒风凛凛，家教所一宿舍的灯突然亮了，一位女教师过节归来。她一放下行李，蜷在被窝里的室友就向她通报了重大消息。

“梭老师被开除了。”

“哦！”她惊愕地张大眼睛，“你在说啥呢？”

“通知就贴在门边。”

“啥子原因？”

“猥亵女生，携款潜逃。”

“猥亵？……有这事？”

“天一亮，会有人来给你上政治课的。”

“那他人呢？”

“正在火车上，应该快到了。甘老师联系过他，但没提这事。”

“他还敢来？”

“不是蒙冤者，就是伪君子。”

“嗯……来了就晓得了。”她若有所思地说。

“不管有事没事，都是大事，咱们还是少管闲事。”室友打了一个翻身，脸对着墙说，“洗洗睡吧。”

梭梭现在正坐在火车上，全然不知一个杀气腾腾的机关早已在黑夜里张网以待。此刻，他正在与一位面容姣好的姑娘聊天呢。

“你有心事？”他微笑着问她。

“呃……快到了。”她答非所问，目光飘忽，有些心不在焉。

他俩邂逅，相向而坐，真是一见如故，相知恨晚。一路聊来，谈锋甚健，为沉闷的旅程洒上了清澈的泉水。

“我猜了很久，却没找到答案。”他又说。

一声女子的悠长的叹息。“你怎么说起了一个正在毒死我的人？”

“这话怎么说？”

“如果身边有个不忠诚的人，你会怎么样？”

“你是指哪一方面？”

“对我不放手，外边又有别人。”

“你们相爱多久？”

“三年。”

“这种事可千万别误会啊？”

“抓了个现行……”她有点难为情，扭头向窗外看了一眼。

“爱情是一位伟大的导师，它教导我们重新做人。关键在于，他在你心里还有多重？”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她答道。

接着，梭梭讲了一个历史故事，说的是宋高宗在逃跑途中，因惊吓过度而丧失了生育能力，从而建议她别干“捉奸在床”的事，说既容易引起冲突，恶化矛盾，还可能会给男人的命根子带去致命一击。然后又以一个真实的故事论证了自己的观点。故事是这样的——

梭梭有个同学名叫辉辉，三个月前与一女孩偷吃禁果，正在兴头之时，门突然被打开，女孩的男友出现在面前。这把辉辉吓得魂飞魄散，面如土色，结果竟然阳痿了。医生诊断说是由于受惊过度，伤了元气，要慢慢调理。辉辉十分痛苦，四处求医，花了几万块，但直到今天却毫无复苏的迹象。正应了那句古话：人吓人，无药医。

“你们男人花心得很！”她说。

“透视男女的出轨，有三种结果。一是见色忘义，二是见色未敢忘义，三是见色会更重义。女人以第一种居多，男人以后两种居多。”

“脚踏两只船，谁受得了？”

“以退为进，制造距离，去远行，寄书信，谈过去，讲细节，从感情上收拾他。多管齐下，定有斩获。”

他停下来，咽了一口吐沫。

“嗯……”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若他还是口是心非，劣行

不改呢？”她思忖着问。

“那真是好言难劝该死的鬼，散了吧！”他严肃地说，“适合你的男人多得很，你以为呢？”

她扬了一下眉毛，其实不愿意听到这个结果，但又说不出来，毕竟“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道德准则不容挑战。他察觉到了她的这个心思，于是笑道：“若这些绝活还不能让他收心，那他就无义了。你若还要挽回，得用绝招才能斩断他的桃花劫。到时再告诉你啊。”

她展颜一笑，连声说好。之后，两人无语，都望着窗外。列车鸣着长笛，拖着疲惫的身躯，终于抵达省会城市——高山——火车站。

车厢里的人们，纷纷取包提箱，挤满过道，眨巴着眼睛，等着下车。车门一开，男男女女便争先恐后，鱼贯而出。她先起身，向他递了一眼，轻轻地说了一句再见。他没有出声，而是点着头，深情地向她挥了挥手。匆匆过客，就此别过。

她穿着风衣，走出过道，身韵动人，举手投足略显拘谨，生怕打扰了别人似的。在她下车消失的那一瞬间，他是这样想的：

“女人似水，至柔至弱，一旦大水冲击，便成洪流怒涛，冲垮堤岸，淹没一切，哪个男人能挡得住呢？”

月台上人头攒动，势如潮水，涌向出口。在这拥挤的人群中，这个小个子青年从容不迫地缓步前行。梭梭，今年27岁，曾是工商大学的四大才子之一，擅长写作，获奖无数；特立独行，独步一时。

只见他独自一人，身穿黑色冬衣，双肩背包，臂膀微微内扣，手摆自如，步子稳重，步态如牛。他戴着一副眼镜，四方脸，鼻如悬胆，嘴阔唇厚，样子显得很诚实，富有同情心。同时，他的嘴角又张扬着一股桀骜不驯的劲头，暗示他与某些常理格格不入。

他的这种特质，在大学时代就得以充分体现——

他有一女同学，名叫凌子，长得娇小玲珑，皮肤黝黑，面容俏丽，是个热情大方的川妹子。她头脑灵活，功课优秀，善解人意，待人亲切。她对自己欣赏的人，从不掩饰内心的情感。她酷爱高大的男生，大三时认识了隔壁班一位威猛的校友后，便两相倾慕，陷入情网，坠入爱河，夜晚偷偷在校外同居，白天成双入对，形影不离，亲热甜蜜，令人艳羡不已。但以当时的思想观念和管理规定，结婚定遭开除，同居必被严惩。其时，正逢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他俩在出租屋被一男一女两个普查员逮住了。普查员确认他俩



是在校大学生后，便断定他俩在同居，于是轮番上阵盘问起来。可是他俩对答如流，不露任何破绽。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女普查员凭借丰富的经验，向男普查员递了一个眼色，用下巴指了一下角落里的垃圾桶。男普查员心领神会，立即俯下身去，像竹鼠刨洞一样，迅速地从垃圾桶里扒拉出3个使用过的避孕套。铁证如山！不容辩解，不由分说。在这对情侣哀求无果的情况下，人口普查办正式向学校最高领导层举报了他俩，并要求严惩这对大逆不道的男女学生。于是，学校自上而下着手调查，商议如何处理。

消息传到班级时，同学们大多幸灾乐祸，奔走相告。班干部马上召开会议，纷纷口诛笔伐，谴责她的作风问题，力主将她从学生干部的位子上撵下来，另选某某上位。于是迅速出台了书面报告，拿给同学们一一签字，以递交学校当局进行严惩。这事，只有梭梭公开反对。当他看到报告上面那密密麻麻的签名，大为不满，立即挺身而出，进行阻止。

“喂，喂……你们这是在干吗呀？你们这是嫉妒！”他高声嚷道。

“身为干部，违反规定，就该下台！况且上头已发话要严肃处理。”有同学说。

“这事已板上钉钉，是她命该如此。我们只是顺水推舟。”有人劝梭梭。

“原来梭梭兄暗恋的对象是她喔，可惜肥水已流外人田啦。”有人扑哧一笑。

“他不签拉倒，不就差他一人了吗？”一班干打断了他的话，睨了梭梭一眼，接着便发出了指示：“下课后，请宣传委员把它交上去。”

梭梭拍案而起，大声说：“恋爱同居要遭严惩的规定迟早会被废除的。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你们这一群流氓，你们会后悔的！”说完，便愤然离去。

很快，学校以“品行极为恶劣，道德极为败坏”为由，对凌子作出了通报处理：撤销一切职务，取消一切评奖资格；记大过，留校察看，以观后效。从此，这位优秀的高材生身败名裂，一落千丈。她形单影只，踽踽独行，课堂上总是坐在角落里，低头无语；课后完全淡出众人视线，恰似红花失色，绿叶枯萎。毕业后，她便销声匿迹，杳无音讯。

“同居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年，即2005年国家废除了涉及学生婚恋的强制性规定，并大张旗鼓地在全国高校校园里免费发放避孕套。大学生结婚从“禁”到“行”，是文明的进步，同时也是以很多情侣的伤痛为代价的，来之不易。当梭梭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时，他笑了。那是一种预言成真的胜

利者的微笑，哪怕没人与他分享内心的喜悦。

无论世事如何曲折变幻，一个人能够改变的是语言和服装，难以改变的是血液与灵魂。他一直坚信：做人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人生的价值在于发现自我，塑造自我，在岁月的沙滩上留下自己的足迹。毕业后，同学们都找稳定的工作，而梭梭反其道而行之，走上一条创业的道路，虽然孤独艰辛，但一路满怀希望。现在，他是一家庭教育研究所的合伙人，兼教学主管，拥有和各类学生、家长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今年春节回家陪父母过年，看望了外公，刚刚返回。

他今年给自己设定的首要任务，就是根据外公交给他的匣子，为外公撰写回忆录，以拉开 65 年前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血色传奇。

一股寒风扫来，他不由自主打了一个冷颤，拉上衣襟，一抬头看到了月台边的霓虹灯。它们高高地悬挂在水泥杆上，高不可攀，满脸通红地发出耀眼的光芒。一群大大小小的飞蛾，正在灯下高速盘旋，翻腾狂舞，生机勃勃。

“它们在干什么？”他暗自思忖，“人们用‘飞蛾投火，自取灭亡’来嘲笑它们的愚蠢无知，合适吗？若真有那么愚蠢，怎能在高速飞舞时，做到如此团结齐心，秩序井然，有条不紊？而人呢？勾心斗角，多吃多占，当这个世界刺痛自己的时候，人人都会义愤填膺，咬牙切齿，破口大骂。然而，每个人可能都是始作俑者，至少是‘从犯’，因为‘见恶不打三分罪，见义不为枉为人’的事情没少做吧。”

他在心中叹息道。“小小飞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可以扶摇直上，披星戴月。而我背井离乡，居无定所，年年如此，岁岁独寒。如今亲人贫病交加，相继变老，恩情无以为报，何谈胸怀天下，爱我河山？……”

突然，火车发出阵阵尖锐刺耳的噪声，喷射出强劲的气体，掀起滚滚白烟，驱赶着人群奔向出口。

他打住思绪，加快脚步，快速走出车站，招了一辆出租车，一头钻进前座，顷刻便消失在夜色中，向目的地流水区驶去。

天空飘着细雨，城里灯光闪烁。沿途，大雾弥漫，铺天盖地，“雾都”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他摇下车窗，看着窗外，任寒风呼呼吹来。他那头浓密的黑发乱了，那张四方脸也麻木了。

他把头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思绪飘飘。一个月前，他外婆去世了。他没能送终，也没能奔丧，从此阴阳两隔。人世间，还有什么比失去亲人更痛心呢？

“孤坟，野草，北风萧萧，在那高高的山冈上，埋着一位曾抱着我摇晃的人……”

他心情起伏，难以平静——

外婆生于北方，时逢乱世，父亲出身行武，率一戏团以卖艺为生，常年奔波江湖。在她6岁时，随父母行至湘乡，不幸遭遇瘟疫，戏团解散，娘亲病亡，小妹也被迫送养他人，自此永诀。父亲病倒在床，每天叮嘱女儿牢记她的姓名、生辰，最后也撒手人寰。小女孩伏尸恸哭，涕泗滂沱，随成孤儿。在惊恐失措之下，她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凄凄惶惶，白天流落于街头巷尾，晚上露宿于草垛屋檐之下。饥饿如影随形，死亡寸步不离，时刻都要吞噬她那幼小的生命。在欲哭无泪的绝望中，可怜的小女孩背着一个灰色的布袋，手里拿着一把宽如碗口的树叶，天天徘徊在江边，盼望着渔夫们打鱼归来。渔夫们归来时，她便守在一旁，屏气慑息，待鱼被宰杀后，就赶紧捡起人们扔下的鱼肠，把它洗净，拾掇好，找个角落生个火，把鱼肠放在瓦片上烤熟，用树叶一小包一小包地包起来，然后放在袋子里，挨饿时就吃一袋。她就靠这样的方式，随着逃难的人们颠沛流离，顽强地活了下来。

外婆一生视粮食如生命，粒粒比金贵，认为天地间最大的不幸就是粮食绝收。在病重卧床的日子里，外婆有一次不小心掉下了一点米饭在床脚，她本能地想捡起来，于是奋力侧身，弯腰，弓背，伸手，突然失去平衡，“嘭”的一声连人带碗从床上摔下，痛苦不已。外婆生前多想回到湘乡，回到她的起点，去看看那条江，和江边的那些鱼儿……

想着这些，他泪眼模糊，心怀愧疚。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逝去的已经逝去，生命何其短暂。年迈的即将逝去，相聚又何其珍贵。而今，外公已风烛残年，随时都会病倒在床，与世长辞。英雄迟暮，寂寞难过。深夜，外公常从炮火连天的厮杀声中醒来，之后便无法入眠，坐在床头哑吧哑吧地抽烟。天一亮，便去山脚下担水：那悠悠的古井、狭长的古道，连着门前的古老石缸，两点一线，三个来回，一个苍老而高大的身影在静静地挪动。白天，他常站在地图前，扶着墙，凝视着那个地方，仿佛刚下火线，神情落寞。若有人问起他的抗战经历，他顿时变得精神抖擞，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外公多想重回抗战战场，祭拜牺牲在那里的无数战友们，向今人讲述当年的惨烈场面。可现在，他也只能每逢过年过节时摆酒上菜，烧堆纸钱，呼唤战友腾云驾雾，前来诉说一番。

古人云：代马依北风，狐死必首丘。说的是河北蔚县一带所产的马，常常依恋北风，翘首遥望北方的家。狐狸死的时候，头必朝向出生的山丘，以追念自己的祖先。

梭梭下定决心：“靠今年多挣点钱，等秋高气爽，接外公远行，陪他走走六十多年前他战斗过的地方，听他实地描述一下当年的战况，那该多好啊……”

这个事情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多年来他一直想为外公完成这个夙愿，但对一个一贫如洗的创业者来说，这无异于举梯登月，是绝对做不到的。但今年情况不一样了，经过三年又八个月的筚路蓝缕，经过白天宣传晚上教学的呕心沥血，家教所终于成为出类拔萃、独树一帜的教育机构，前来咨询补习的学生明显增多，可谓门庭若市，人气甚高。这学期挣十多万是轻而易举的，好比罩里捉鳖，伸手可得。这样下去，不仅有钱陪外公重走抗日战场，而且苦尽甘来，光明的前途就在眼前，幸福美好的生活即将到来。

想到这些，他便铆足了劲，一股出人头地、崭露头角的激情从心底喷涌而出……

“眼镜，是这儿吧？”出租车司机突然打断了他的思绪。

噢，到啰！——付钱，下车，提包，上楼，一气呵成。

他来到三楼，进屋开灯，厅里顿时一片通明。

这就是他的住处，三室一厅。自己住一个房间，另两间是兼职教员寝室，所里忙的时候才安排住宿，平时就他一人。大厅作办公室用，摆着两张办公桌，电话、电脑、书柜等办公用品一应俱全，布置得很精致。必要的时候，他也在这里接待学生和家。

他把包放在沙发上，打量了一下屋子，感到很亲切。虽然才离开几天，但就像久违了的朋友。

连续坐了三十个小时的火车，已经很累了。他想先洗一个澡，便掏出一串钥匙，朝自己的卧室走去。他刚要开门，猛然发现房门上贴着一张盖有红章的A4纸。他凑近一看：

通 知

由于特殊原因，梭梭老师已不在高山市流水区杏路家教所担任任何职务；不在杏路家教所主持任何工作。他的一切行为均属个人行为，与杏路家教所无关。

特此通知！

高山市流水区杏路家教所

2007年2月15日